

## 阿婆的面条

□刘炜

在儿子眼里，青岛就没有什么好吃的面条，偶尔会去简陋破旧的阿三面馆，吃一碗大头菜炒拉面。在家里，儿子也很少吃面条，尽管他爸爸的时蔬炒面味道不错。有一天，我问儿子，那你觉得哪儿的面条最好吃，儿子想也不想脱口而出，阿婆做的面条最好吃。

前年底，儿子在微信上转发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有一种幸福 叫做我在无锡有个外婆》，儿子就是文章开篇提到的“谨以此篇送给那些由外婆带大的无锡孩子！”重回江南上大学的儿子，浸润在江南的美食之中不可自拔。每周放学后坐着火车回到无锡阿婆家，一大碗浇着肉盖头撒着小青葱的面条，正好在儿子进门后上桌了，虽然马上就要吃晚饭，但是不消一歇歇功夫，呼噜噜一碗面条一扫而光。

清明节，听说儿子因为工作繁忙无法回江南，老母亲心里牵挂外孙，嘴上却不讲。听说外孙想

吃她做的面条，便开始忙起来了。先是等一天好日头，颠儿颠儿跑去街上轧面店里买来潮面，在竹匾里松松地盘成一小卷一小卷以后晒，一个太阳晒不干就要两个太阳，直至晒干，又仔细用食品包装袋一卷一袋包起来。面条有了，做面汤需要用到猪板油，母亲又到菜场肉铺订下上好的猪板油，买回家后用铁锅耐心熬制，用密封罐装好。面汤的猪油有了，还要小香葱。母亲买来大把大把带根须的香葱，齐根留下一寸长的种在花盆里，其他的香葱绿叶剪成葱花碎段，仿照方便面的蔬菜作料，晒成葱花干。整整忙了半个月，一个青葱花盆，如今已经种在儿子小区的花园里，一箱子干面和作料，也已经把冰箱装得满满的。天哪，这哪是面，分明是无锡阿婆的一片心啊！

儿子出生在江南，阿婆帮他断了母乳，但内心对江南的依恋始终

未断。随着年岁渐长，对于江南越发情深意长。

人，只要是漂泊过的人，内心都充盈过乡愁。从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，到汉代古诗十九首《行行重行行》“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”；从唐朝孟郊《游子吟》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到宋代李清照《菩萨蛮》“故乡何处是，忘了除非醉”；从席慕容的“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，永不老去”到余光中的“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”……对文人而言，乡愁是一首诗，乡愁是一阕词；而对普通人来说，乡愁有时候就是一种味道，是一碗水，是一杯酒；对儿子来说，乡愁竟就是一碗面——一碗阿婆亲手烧的热腾腾香喷喷肉浇头小香葱的红汤面啊！

那就让江南在儿子的人生中，永远红胜火绿如蓝好梦缠绵，永远热腾腾香喷喷舌尖回味吧！

## 相见时难别亦难

□张桂杏

刚结婚前两年，没有孩子，我一个人还算自由，一年能去北京探几次亲。那时盼着相见，却偏偏不能相伴。

思念是痛苦的，夜深人静时我会情不自禁轻唱田震那曲“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孤独总在我左右”，手里握着遥控器，倚靠在沙发上，反复地转着台，只为等他的电话打过来。思念又是美丽的，相隔千里，听到他的声音我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。

走进军营，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，战士们都习惯叫我“嫂子”，一张张笑脸，一声声“嫂子”，让我从此爱上了那一片片橄榄绿，如今清晨在学校的操场上散步，看到战士锻炼，我都有一种莫名的亲切，我感觉他们曾经是我的亲人，我的兄弟，只是他们已不再喊我“嫂子”。

怀孕三个月，一个深夜我打通了姐姐、父母的电话，他们匆匆赶来把我送到医院保胎。我第一次流下了委屈的泪水，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，他最后说：“我回不去，我一年只能探一次亲，没有假了。”后来他告诉我他担心得一夜无眠，我理解他没有自由。父

母、姐姐一直照顾着我，我的心里思念的却全都是他。

怀孕五个多月，临近春节，我的身体终于熬到可以探亲——漫长的十月怀胎我也只见过他这一次。

在艰苦的新兵连，黄沙漫天，营房的桌子上每天都布满一层沙土。粗糙的大锅饭加重了我的妊娠反应，方圆几十里没有超市、商店，他委托司务长进城时买了十多斤草莓回来。

一个电炒锅陪伴我们度过了好多年，每次去，他都会像往常一样拿出来，我会按时做熟饭等他回来。他的几个战友经常过来吃我做的饭，嘻嘻地笑着叫我“嫂子”，我也早拿他们当成了兄弟。再艰苦的条件，只要能在一起就是幸福的，可我每次只能住二十天就依依不舍地回家上班了。

临近预产期，当他打电话告诉我可能赶不回来时，我委屈得一个人落泪。奶奶嘱咐所有的人都要躲着我的小脾气，直到听他说可以回来时，我才喜极而泣。他那次买的是站票，站了八个多小时才到家。

我经历了极度难产，当时姐姐哭

着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你要坚强，他在外面等你，等你们三口团聚。”也正是因为这句话，才让我更加坚强，团聚对我们来说太不容易了。整整一夜他都站在产房门口等，孩子抱出后许久，他依旧站在门口等我，再次相见如同隔世，我们手握手，泪流满面。

月子里，他仿佛要在一个月留下他所有的爱，对我们母女照顾得无微不至。相见时难别亦难，当有了孩子离别更难。既然选择了军人，我不仅要学会坚强，还要一个人开心生活。

孩子一百天后，父母开车把我送到了北京。住了没几天，他临时接到紧急任务就匆匆走了，甚至没有来得及送我去车站。

2005年，五年的两地分居生活终于结束了。孩子三岁入园前，父亲开车把我和孩子送到北京。一家三口终于团聚，我抱着孩子送出父亲很远，直到看不到那辆黑色汽车的踪迹。

远在他乡，举目无亲，我又开始了新的思念，只是思念的人不同罢了。

这一生啊，我竟然不能摆脱这没完没了的思念。

## 思念母亲的味道

□曹瑞欣

春天格外思念母亲的味道。

母亲的味道，是故乡洋槐树上新采的洋槐花的味道，那芬芳四溢洁白如雪的洋槐花，吃在嘴里甜甜的，像极了母亲乳汁的味道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我犹记得故乡那个夕阳如画的傍晚，夕阳瑰丽的光芒下，那棵高大繁茂的洋槐树被涂成一幅静美的油画。瘦弱的母亲单脚踩住洋槐树粗壮的树干，侧身保持着平衡，左手抓紧一根粗树枝，伸直右臂吃力地举着手里的细竹竿——竹竿顶端拴着个锋利的铁钩子。

我站在树下，屏住呼吸看着树上的母亲，我不能喊娘，我担心喊声会惊动母亲，担心她从树上摔下来。母亲聚精会神地用铁钩子钩住那穗洋槐花旋转着竹竿。缀满洋槐花的枝子折断了。竹篮里的洋槐花快要装满了。母亲收回脚来。母亲的双脚重新在牢靠的大树枝上站稳当了。

我连着大喊了几声娘。母亲低头看到我，发出了朗朗的笑声。母亲从树上跳下来，母亲左脸颊上那道细小的血痕多么刺目，肯定是树枝子上尖锐

的刺划破的，我小小的心像被针扎那样疼。我问母亲疼不疼，母亲神态安详地笑着说疼。当天晚上，全家人吃上了香甜可口的洋槐花饼。

母亲的味道，是红苹果的味道。

记得七岁那年的某个上午，我跟着母亲去九奶奶家玩，临走时，从她家天井里的苹果树上悄悄摘了个大苹果，回到家里向母亲炫耀。手背上立即挨了母亲重重的巴掌。

那是母亲首次打我，也是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。母亲带着我找到九奶奶当面认错，道歉。九奶奶哈哈大笑着说，不就是个苹果吗，快叫孩子吃了吧，说完把苹果重新递给我。母亲拿过苹果递给九奶奶，态度坚决地说，不行！孩子从小就要诚实做人，小时偷针大了偷金。过了几天，大莲池村大集，母亲卖掉积攒的鸡蛋，特意买了个大红苹果单独给我吃。

母亲的味，是鲜花、阳光的味道。

二十五年前的春天，母亲突然将自己变成朵花儿永远地隐于世。我珍藏着母亲桃红色的绸子嫁衣，上面

缀满同色的牡丹花，嫁衣下摆处为什么剪掉了？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清明节前，参加家乡小学数学邀请赛得了第一名，母亲自然是高兴自豪，她打开橱子，拿出珍藏的嫁衣剪下两条艳丽的绸子，在我两个羊角小辫上系成两朵蝴蝶花。

那个清明节如诗如画没有悲伤，穿着新衣裳扎着桃红绸子蝴蝶花，口袋里装着涂成红色的熟鸡蛋，与小伙伴们尽情地疯玩，跟着哥哥们在空旷的田野里奔跑着放风筝……

今天的济南惠风和畅天晴气朗，一大早我就将母亲的嫁衣晒在太阳底下，明媚的阳光在那美丽的嫁衣上流淌，我轻轻抚摸着汲满阳光的柔软的绸子，像是抚摸到了故乡怒放的桃花，像是拂摸到了母亲的白发！当年，十八岁的母亲穿着这件嫁衣嫁给父亲时，该是多么美啊！我将脸颊轻轻贴近飘逸的绸子，啊，我幸福地闻到了母亲的味——阳光的味道，鲜花的味道。

多么温馨多么亲切，母亲的味，全无私的爱。

## 昔日群鸟 留声迹

□张庆余

前几日回了一趟农村老家，专门帮儿子家耕翻山脚下的责任田，以备晚些时日栽插地瓜。正在忙着时，忽然听到几声“喳喳，喳喳”的鸟叫之声。辨得清，那是花喜鹊的叫声。在这一片异常宁静的地方，能听到鸟叫，觉得挺新鲜了。

我循着鸟声放眼望去，只见那边的一块梯田边儿上，果然站着一只花喜鹊，时而跳跳，时而停停，似在寻吃的，又像在寻伴。不一会儿，它又一无所获地飞向别处，使这里复归宁静。

按说，在这个季节，本应是万木葱郁、鸟语花香的时节。然而眼前的境况是，万木倒是葱郁了，花香亦称得上——山坡上、河岸边等处的许多野花开着，刺槐花、辣子花、梧桐花的芳香，沁人心脾。唯一缺乏的，便是鸟语了。这使大自然的壮美中似乎有了些许不足。想那过去，你无论在田间劳作，还是在小道上行走，抑或在家中休息，都会听到各种鸟叫。

我的家乡一带，过去能叫上名来的鸟儿，除了花喜鹊，还有灰喜鹊、“叽叽龟”、杜鹃、黄莺、猫头鹰、苍鹰、啄木鸟，更多的是麻雀和燕子。叫不上名字来的，也不少。有几个时节的“鸟景”，那可真是繁盛。譬如麦收时节，人们在田间割麦时，被惊动的小飞蛾之类的昆虫，四处乱飞，直引得食飞虫的燕子成群结队，在人们的头顶上盘旋着捕食。早年我曾经在一首诗歌里以这样两句描写过田间劳动之情景：“蝉鸣路边柳，燕旋草帽头”。足见那时燕雀的繁多。又如秋耕时节，常有许多地下害虫如蛴螬、蝼蛄等被犁铧翻翻出来，喜食这些害虫的乌鸦、喜鹊，也是成群结队，黑压压一片，飞着、蹦着跟在犁后，捡食害虫。秋高气爽时节，在田间割谷、收豆、砍高粱，时常能见到高空有苍鹰在盯视田间野兔、田鼠。它们能凭借浮力，一动不动地悬在高空好长时间，一旦发现地面上有猎物，便箭一般直冲地面，将猎物抓获。

昔日鸟多，鸟叫声自然也多，可谓此起彼伏，有的还遥相呼应。杜鹃的“快快布谷，麦子要熟”，是那样的清脆；喜鹊的“喳喳”之声，让人听了颇感舒心，似有喜事将临；燕子的叽叽喳喳，给人几分轻松快慰……如今，百鸟们的“交响乐”“大合唱”，不知别处如何，反正鲁西南我的家乡一带，是再也听不到了。鸟类之严重减少，只能怪人类无知或急功近利——不懂得保护生态环境，滥造乱施各种农药，虽杀灭了一些害虫，但却连喜食害虫的鸟儿们也给毒死了。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惋惜。看来，增强爱鸟意识，恢复鸟类繁衍，保护好生态环境，已经迫在眉睫了。

那只孤独的花喜鹊，它巢归何处？伴侣尚有？我对它竟有几分牵挂和思念。

# 思 念

投稿邮箱：  
qlwbxz@163.com  
论家、中山大学教授）  
命题嘉宾：谢有顺（著名文学评

